

籌辦夷務始末

卷十九之二十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

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癸酉

諭軍機大臣等。昨有旨派裕誠等查驗八旗礮位。並派祁俊盛、璦運往天津安設。本日據裕誠等奏。選出合式礮三十二尊。計年內總可運至天津。著訥爾經額妥為安設。各海口有應行分撥之處。酌量要隘。分別布置。現已帶去礮甲二十名。並著揀派兵弁。隨同學習演放。如已精熟。即將礮甲交祁俊等帶同回京。僅一時尚未演試得力。即著於礮甲內酌留數名。俾資練習。

掌廣東道監察御史高人鑑奏。竊臣前奉

恩命。典試粵東。差旋至江西地方。遇見督臣琦善。詳詢喫夷在津

情形。該督極稱。喫夷強橫。非中國所能敵。並稱此次若非設法善退。夷船早已直抵通州等語。臣思逆夷雖強。以閩廣各仗而言。大抵該夷受虧居多。何至竟不能敵。且該督身任大員。輒以懦弱之詞。輕宣諸口。惑人聽聞。尤屬何心。至天津距通三百餘里。每歲南糧。皆自楊村剝運。夷船喫水數倍糧艘。何以轉可直達。以該督久任畿輔。於天津海口情形。尤所熟悉。似不應言之如是。臣復於沿途察訪。風聞該督此次。係為干總白含章所誤。緣夷船駛至天津之時。該督因未有準備。意欲募集救火義兵。又皆畏懾不前。乃令營弁白含章前往說合。該弁本係無賴。便於口給。因欲

取悅夷人。以致結交該夷。跟丁。互相戲謔。迨至稟覆該督。一味恫喝。聲言夷船每層安礮百餘門。每礮重數千斤。荒誕不實。而該督不加詳察。信以為真。遂至秦爾小夷。視為勁敵。現聞該督已將白含章帶往粵東。此等無行之徒。損威失體。豈可令其身在我行。臣又聞該督路過山東時。復帶有鮑鵬一名。其人前在廣東洋行生理。緣事經地方官查拏。浮海竄逸。雖習夷情。何知大體。況其不安本分。作奸犯科。業已敗露於前。何能補救於後。此次帶往粵東。一經信用。或至顧利忘義。別構事端。思之尤為可慮。該督身膺委任。臣以為必先去此二人。而後耳目不為所蔽。庶可化恇怯而

生奮勉。彼逆夷桀驁之情。亦必漸可懾伏矣。

高人鑑又奏。再。臣籍隸浙江。近接家信。知八月間

欽差大臣招募水勇。甫經團練。籌議資糧。旋即中止。該水勇等本
係瀕海窮民。平時漁捕為業。值此海氛不靖。頓失生涯。聞
自撤退之後。多在鎮海村落。乘機搶掠。騷擾居民。現欲令
其歸業。苦於覓食無從。求以嚴刑。又慮生心外向。浙省如
此。他省情形。亦概可知。則為目前安戢至計。莫若仍舊招
充水勇。臣思沿海各省。額設水師。當此海防喫緊之時。彼
此勢難兼顧。儻或竟須攻剿。本省防兵。必形單薄。若徵調
鄰省陸路兵勇。究恐未能熟習水性。難期衝突風濤。惟有

仰求

皇上敕下各督撫將軍。先事籌議。招集團練。俾瀕海游民。皆歸行伍。不至流而為匪。以資寇兵。一俟海宇廓清。仍令各安故業。實為海疆無窮之福。

甲戌。

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。竊粵前因探聞定海夷眾。於十一月二十日以後。有操兵製器等事。適其時接准

欽差大臣琦善來函。以該夷在粵。語漸強橫。夷目懿律。復託言因病回國。恐其潛回浙江。希圖占據。囑令留心防範。粵因夷

情巨測。防範必宜謹嚴。當將前擬撤退未經起程各兵。仍行截留。會同提鎮嚴加防守。一面將備細情由。於十一月三十日。據實具奏在案。竊以夷情既有更變。則偵探更應嚴密。且懿律之果否回浙。尤為緊要關鍵。必須確切查明。庶粵省得以相機酌辦。遂選派精細兵目。前往密探。茲據該兵目等探明。懿律並未回浙。不特在彼居住之良民。俱未見其蹤跡。即為該夷所用之漢奸。亦均稱懿律實無折回之事。其該夷前次。將船內槍礮起運上岸。並示禁民間。容留內地兵役。係因誤聞訛言。謂粵將欲出師襲擊。是以預為防禦。非因夷船回浙。另有變動之意。嗣該夷見粵並

未出師。業已省悟。防禦並不甚嚴。縣城內外。現止校場內。設礮十二門。間數日操演一次。此外道頭。沈家門。竹山門等處。並未設有礮位。即其製造器械。亦復時作時止。又探得該夷於偽知縣加音之外。復設有偽巡檢二員。偽典史一員。由來已久。均不知其姓名等情。等詳加詰問。該兵目等所稟。歷歷如繪。伏查懿律在粵省。託詞回國。係前月初七日之事。浙省曾於二十日。有夷船兩隻。自粵駛回。如果懿律復行來浙。勢必在此兩船之內。迄今半月有餘。雖該夷行蹤詭秘。必不能日久隱諱。且推其所以回浙之意。無非欲圖占據。則在定之夷衆。自必始終戒備。斷無復行疏

懈之理。今居民既毫無見聞。夷衆又漸疏防守。俱非懿律
在浙情形。是所探該夷之並未潛回。似屬可信。而夷衆前
次之忽修守備。係屬惑於訛言。非因粵省船回。輒有他意。
可以類推。粵現仍將攻守事宜。暗為部署。不敢因懿律探
未回浙。及夷衆並無蠢動之情。稍存大意。以期有備無患。
伊里布又奏。再粵於本月初一日。欽奉

上諭。劉韻珂奏。採訪夷情一摺等因。欽此。查劉韻珂探聞各情。尚
有不實不盡。粵前准該撫鈔摺咨會。已將實在情形。於前
月十六日。詳細具陳。並咨明琦善查照。至該撫摺內所稱。
十月下旬。夷船在象山洋面游奕一摺。查定海夷船。自懿

[illegible]

上諭。嘆夷詭譎異常等因。欽此。仰見我

皇上宸慮周詳。

先幾燭照。跪誦之下。欽悚難名。伏查該夷居心詭詐。久為中外所知。本年逞其凶頑。據我定海。迨至天津稟訴。我

皇上恩施格外。飭令琦善暨粵善為撫諭。該夷情雖恭順。終不肯歸地退兵。是其鬼蜮之心。顯然可見。竊仰蒙

委寄。董率師徒。惟望粵議有成。早安海嶠。亦惟恐夷情叵測。或起
兵端。故目懿律等赴粵以來。未敢一日弛備。而前之所以
撤遣兵勇。開放商漁船隻。則以揆機度勢。即使該夷萬一
蠢動。我亦不宜出洋接戰。各路官兵。不過藉以巡防守衛。
並非用以陷陣衝鋒。為數不在過多。若因夷船尚未盡退。
將原調之兵。全留不遣。則此事何時完結。難以預期。需費
既屬不貲。且使各處戍守空虛。無以彈壓地方。稽查匪類。
亦有顧此失彼之慮。鄉勇水勇。所以濟兵力之不足。若兵
已敷用。又何必借助於民。況為鄉勇之人。奸良不一。聚而
不散。尤恐別滋事端。至浙省沿海貧民。多仰食於海洋。或

以捕魚為生。或以操舟為業。計其人數。累萬盈千。本年自
六月封港。至於十月。幾及半年。漁艇商舟。盡皆拘留口內。
此等窮簷編戶。業已儲蓄蕩然。饑寒迫切。若不暫寬洋禁。
令其出海謀生。則老弱者將轉於溝壑。情既可矜。凶暴者
僅逞其強梁。事尤可慮。此等逐一躊躇。所以將江閩兩省
客兵。及官紳之雇募鄉勇水勇。全數撤回遣散。並將本省
官兵。酌量裁撤。又開港放令商漁船隻出入之緣由也。然
海禁雖開。而沈江船隻。並未起去。商漁各船。皆駛於淺水
之旁。夷船斷不能因而闖入。又專委文武。盤詰稽查。夷匪
漢奸。皆難溷跡。其本省擬撤官兵。雖已定有數目。仍非即

時遣回。每隔四五日。酌退百十名。所以為期已歷月餘。撤兵止及其半。前月底接准

欽差大臣琦善來函。粵即將撤而未去之兵。仍留防守。現在鎮海一帶。統計存兵尚有九千八百餘名。以之守禦。固屬萬無一失。即日後設有緩急。亦止須酌量增加。不必多所徵發。至於制夷之策。在嚴守不在力戰。而守備之用。則當以大礮摧彼之船。沙墩禦彼之礮。浙省礮位無多。業經奏請添鑄。一俟工竣。即當時令操演。以期施放有準。其沿海沙墩久令各地方官分頭堆置。粵因恐有淺薄卑矮。及日久坍塌之處。已委員前往查勘整頓。並令測量口岸之大小。海

水之淺深。潮痕之高下。以為布置備禦之準。又因嚴守。只能困敵。不能破敵。復籌及擾之之一策。可與守相輔而行。而所以擾之之法。則惟有多備小舟。多購柴草。乘其不備。使熟識海性之人。直至其泊船之處。縱火焚燒。足以燬其舟而殲其衆。即使所謀不遂。亦屬虧損無多。不致大有挫衄。較之陳師鞠旅。決勝於一戰者。稍有把握。凡此一切事宜。才多係暗中籌辦。向各員面為指授。並不輕用文檄。蓋以機事不密則害成。恐稍露風聲。或為該夷所知。適以啟其疑畏。長其奸謀。有礙查辦之舉。預設備我之方故也。乃鎮海士民。不知諸事早有端緒。徒見兵勇逐漸撤回。

羣懷惶惑。前因李擬赴郡城。安撫難民。遂訛言欲回兩江。本任具稟挽留。李曲為慰諭。現在人心雖已漸安。流言尚難盡息。或稱夷人因我撤兵。將乘虛攻犯鎮海。或稱夷人被粵省擊敗。將移禍於浙江。前來滋擾。捕風捉影。變幻多端。而定海士民。則又不顧大局。惟急私仇。其往來傳播之詞。尤多失實。在鎮海則言夷人即將內犯。在定海又言李不日出師。以致民心多為所搖。夷眾亦為所惑。實屬曉之無可曉。遏之無可遏。夫浙省民氣馴柔。且久享承平。不知兵革。今強寇突據城池。鎮海近接鄰封。該士民念切身家。遂致多所驚恐。定海則身罹其害。尤屬痛甚。剝膚仰望。救

援情形迫切。浮言之起。由於被禍之深。其情不但可原。而實可憫。李駐劄鎮關。較撫臣劉韻珂。友

欽差祁寓藻等。見聞更切。探訪更真。每聞該夷蹂躪騷擾。為之食不下咽。寢不安席。故前此乘該夷請釋俘酋。即令其交還定海。固以期粵省易於查辦。亦以期小民早獲安全。乃該夷堅不聽從。並有不肯赴粵之意。迨再三開導。該夷以定民擒拏夷眾為言。籲求示禁。李因思該夷在浙逗留。則粵省無從查辦。定海難望退還。民間更無還定安集之日。不得已曲從所請。出示曉諭。曾經具摺陳明。示內聲明。該夷如不向民間滋擾。民間亦不得輒向妄拏。是禁民即所以

禁夷。且一經出示。該夷即分船赴粵。留浙諸夷。亦漸就斂。戢。則此示實不為無裨。而難民之紛紛內渡。由於海道已通。往來無礙。潛匿各巢者。復入內地。初不繫乎告示之有無也。各難民先係紳士捐貲收養。嗣以人數較多。捐項已罄。經彖函致撫臣。籌款賑恤。均無失所。其在鎮海者。因知夷人較前安靜。頗有回定之人。可以仰慰。

宸懷。至各夷雖現無擾害閭閻之事。然爭奪鬪毆。亦難保其必無。此時粵議未定。寬猛兩無所施。彖惟有妥為撫輯。鎮定民心。一面將攻守應辦事宜。乘時籌備。並俟撫臣到日。細與商酌。暗為措置。聽候粵信。分別辦理。以仰副。